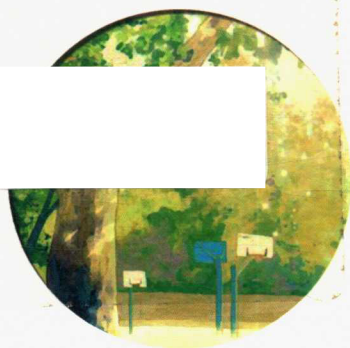


贰零壹陆



2016年 中国校园文学精选

省登宇
选编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▼
省登宇
选编

2016年 中国校园文学精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6 年中国校园文学精选 / 省登字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
(2016 年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354-9309-5

I. ①2… II. ①省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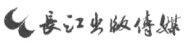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8691 号

责任编辑: 周 聪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6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24 千字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001	妈妈至今仍是我的泪点	/舒辉波
014	浮生一梦	/丁立梅
023	绝活儿	/王璐琪
034	父亲的粥	/金 竹
040	草前桥	/殷建红
050	妹妹脸上的巴掌印	/春 晓
062	蓝	/肖思辰
067	黑暗中的琴声	/赵 菱
079	北方女王	/刘 斌
083	孤单邮筒	/蔡雨桐
090	夏木的海	/杨笛野
098	圈	/张祥玮
106	爸爸、我和世界的尽头	/薛 立
116	梨木水痕	/曾紫依
121	桃花眼	/史 雷
134	拼尽全力的青春	/叶 真
139	蹩脚之恋	/铁 头

149	夏日歌	/廖小琴
159	影子人	/卓 麻
163	一舞碧拂意	/林伊纯
173	剪忧师	/范开源
192	基因密码	/王艺博
200	百 可	/王泽彬
208	温暖的春天	/徐继东
218	云 端	/刘晓舒
225	回 家	/吴百川
231	胡马依北风	/颜一戈
238	蝶恋花	/何晓宁
246	那日江南	/翁松琦



妈妈至今仍是我的泪点

舒辉波

1

写作时我常常把手机调成静音，完成了当天的写作任务之后就去散步。回来一看手机，有好几个未接电话。

回拨过去，原来是青山区新沟桥蒋家墩社区的工作人员打过来的。她告诉我，他们找到吴懿外婆的电话了。我拿笔记下号码的时候发现我的手在颤抖，激动和高兴像火热的夏日午后吹过的风。

放下电话之后，我愣了好久。吴懿，距离我第一次采访她，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十年。

十年前，我们拍完吴懿的专题片之后准备做一个访谈。

那时，五年级的吴懿正坐在社区干休所搭在外面的一座铁楼梯上，楼梯边种了几棵迎春花，茂盛的花藤攀附着楼梯，阳光下黄灿灿的迎春花，每一朵都透亮着，仿佛不是因为阳光的照射，而是它们本来就能发光。而坐在悬空的楼梯上等待着采访的女孩稍微有些局促，她伸手拢了拢耳后的长发，然后在摄像师的手势下挺直了脊梁，微笑一直都在她的脸上，比迎春花还要灿烂。

那一瞬间，我喉头滚动，被吴懿的微笑打动了——因为，我们刚拍摄了她病重的母亲，也知道她正过着怎样的生活，可是，此刻，她笑得那么灿烂。

她在羊毛衫外面穿了一条背带牛仔裙。我问了她很多问题，即便是最让她悲伤的问题，她都始终笑着回答。

电脑打开后，我看了当初的采访笔记：“……在吴懿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和身患重病的妈妈离婚了，妈妈患有肝癌，从记事起吴懿就要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……吴懿很喜欢画画，她喜欢画周笔畅，因为喜欢周笔畅，她

想做一个周笔畅那样的女孩……”

那天是2006年3月31日，我记得结束采访的时候吴懿调皮地笑着祝我“明天节日快乐”。

我一边收拾着采访用的话筒线一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对着吴懿傻笑。

“明天愚人节啊！”

愚人节?!我多么愿意眼前她正遭遇着的这一切，只是命运在愚人节跟这个无辜的小女孩开的一个玩笑。

2

再次和吴懿坐在一起是2015年8月13日，她现在在一家冰激凌甜品店打工。我们约在她上班的那个商业综合体的一家咖啡店里。

“还记得当初我采访你时的情景吗？”

“记得，当然记得！”

“头发剪了？”和当年相比，我觉得她似乎没再长高多少。

“很帅吧？”她歪着头调皮地笑着。

“嗯，帅，不过，我觉得当初采访你的时候，长发也很漂亮……”

“你做过我的节目后大概不到一年，妈妈就走了……”

她为自己要了一杯白摩卡，低下头浅酌了一口：“好像从那时开始，我就是短发了，好多年了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长发不好吗？”

“有时，我希望我是个男孩子……”吴懿笑了笑，并不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说。

“外婆还好吗？”

“八十六岁了，还好！”

“要不，你从头说吧。”我又喝了一口难喝的咖啡，“从小时候开始……”

我四岁之前是跟着奶奶的，四岁之后，因为爸爸妈妈离婚，我就随妈妈回到了外婆家。那时，妈妈肝硬化和肝癌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。我记事起就对两件事印象深刻，一件就是妈妈不断地去很多医院，然后回来吃各种各样的药，然后再借钱、筹钱去看病。妈妈没有工作。第二件

事，我发现街坊小伙伴们都不跟我玩儿，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被家长叮嘱过了，说我妈妈有病，会传染……

常常是，一群孩子疯玩儿时，我一个人远远地在旁边眼巴巴地望着。即便是我带了糖果，即便是他们游戏的时候缺一个人，我也没有加入的可能。有一次，妈妈发现了，她像是赶一群麻雀一样，高声地骂着他们，把那群玩得正开心的小孩轰走。

可是，那些小孩被她驱散后又远远地回骂她，其实，我妈妈说的话，他们大部分都听不懂。

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不知道是因为妈妈的病，还是因为她吃了太多的药，总之，很多人都听不懂她的话。

那天，妈妈驱散了小伙伴们之后，牵着我的手又开始骂我：“你怎么还长不大……”

她越骂越生气，就甩开我的手，一个人在前面走，一边走一边抹眼泪，还自言自语。我便跟在后面莫名其妙地哭。

可是，她走了几步后，又回转身，往我嘴巴里塞了一颗糖，蹲在我身边说：“我们为什么要求他们？不就是因为你有个快要死的妈妈吗？妈妈死就死了，不要紧，只要你快点长大……”

所以，我从小听得最多的就是“死”。我一直觉得，在我和妈妈的房间里，还另外住了一个我看不见的人，就是一个名叫“死”的人。我看不见他，但他却一直和我们母女在一起，常常让我害怕。

妈妈说得多的一句话就是“我死了你怎么办”。

大概正是因为妈妈有这样的担心，所以，她对我要求特别严格，恨不得在死之前让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学会，最好是她一觉醒来，我就已经长大了。

有一次，妈妈让我烧开水，水烧开了又让我再把开水灌进暖水瓶。结果，我的手被烫了一串水泡，外婆把妈妈狠狠地骂了一顿。

可是，即便如此，妈妈也没有对我宽容一些。

我四岁的时候就会骑自行车，摔倒的时候妈妈从不扶我，一直站在旁边，叉着腰，冲着我喊：“起来，快起来！”

所以，我第一天上小学的时候是骑自行车去的。我姨妈送我，她骑车在前面走，我骑着小自行车跟在后面。放学的时候，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回家。从此再也没有人接送过我。

从我们家到红钢城小学骑自行车要二十几分钟。

“是我打电话的那个姨妈吗？”

“不是，那是我大姨。”吴懿笑了笑说，“我外婆一共有六个子女，三男三女，我妈最小，我有两个姨妈、三个舅舅。一个舅舅在十岁的时候得肝癌死了，另外一个舅舅在他儿子也就是我哥哥两岁的时候死了，也是肝癌……然后，就是我妈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外婆蛮可怜的，我哥哥出生才十一天，他妈妈就跑了。我和我哥都是我外婆养大的……”

“那你和你哥哥肯定是最好的朋友了……”

“不是！”吴懿使劲儿地摇头，她不想谈这个和她命运几乎一样的哥哥，而是接着先前的话题说，“现在想，当时街坊小伙伴不跟我玩儿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你想想，一家人有三个肝癌……”

“终于读小学了，你妈妈一定很开心吧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我妈妈虽然从来没有接送过我，可是经常跑我们学校，她跟我们老师都非常熟，熟到每次考试我都不需要把试卷带回家，因为，成绩她早就知道了。

她对我在学校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。后来，她实在病得不行，走不动了，就给我们班主任打电话，那时，我外婆家已经装了座机。

妈妈没有工作，外婆外公都是普通工人，还要同时养活哥哥和我，所以，根本没有更多的钱给妈妈看病。这是绝症，无底洞。到后来，大家都放弃了，妈妈只是躺在床上等死，只有每次我放学回家，她见到了我，眼睛里才有了光。

在最绝望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机会，那就是苏州有一家医院向全国征集志愿者，这个医院打算做肝移植手术，现在想来，我妈就是去当“小白鼠”的……

那时有实力做肝移植手术的医院在国内还不多，这家医院也是首次做这样的手术，所以，手术费全免，而且后期还免费提供两年的排异药物。

妈妈的各项检查都符合手术条件，全家商量之后决定去做这个手术。临到最后要去的时候，家里又开了一次讨论会，那就是我要不要过去陪

妈妈。

因为，这个手术很可能就是妈妈一去不回。

当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蒙了，那时我刚读三年级，什么都不懂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

最后，妈妈说我不能耽误了学习。

因为妈妈对我管得很严，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。

后来，外婆、姨妈她们都过去了，只有外公留下来照顾我。现在想来，幸亏我没有去。大概正是因为没有去，在手术台上九死一生的妈妈才有牵挂和盼望。

我觉得我小时候好笨，根本没有理解妈妈那么复杂的情怀，当然也不会明白那次她回来后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。

妈妈做完手术回来已经是两个多月之后了，看见这个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人，我愣了好久。只有当妈妈见到我时眼睛里突然有了我熟悉的光，而且，疲惫苍白的脸突然间有了光彩，我才敢怯怯地喊一声“妈”。

妈妈没有说话，她把手向着我伸了过来。

我怯怯地把手放在她的手心，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仿佛我的手是一只随时都会飞走的鸟儿。

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闭着眼睛，我看见她的眼角淌下了两行泪。她用牙齿咬了几下嘴唇，苍白的嘴唇有些哆嗦，被牙齿咬过的齿痕渐渐地泛起了一点红润。

她对我发火是第二天的事情了。

大概由于手术再加上长途火车，她疲惫不堪，第二天才有力气跟我讲话。那天，她讲了很多，我一直呆呆地听着。

我发现我根本不知道她到底讲了些什么。

说着说着，她忽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有听懂她的话……

妈妈一直都知道，很多人听不懂她的话，可是，那天竟然连我也听不懂她的话了……她突然暴怒，从床上坐起来，使劲儿地把枕头向我砸过来，胸脯剧烈地起伏，苍白的嘴唇不断地哆嗦，连骂我的声音都在发颤……

可是，没有听懂又怎么了？至于那样生气吗？

现在我懂了。

一直都没有多少人能听懂妈妈，别人听不懂，妈妈根本不在意。可是，有一天，她发现，连自己唯一的最爱的女儿也听不懂她了……

“现在，我也是一个人，这么多年，才知道妈妈有多孤独……”

吴懿讲不下去了，眼泪不断地从她的眸子里涌了出来。

“她这两个多月里，经历了多少苦痛……我想，唯一给她勇气和力量的大概就是对女儿的想念——可是，居然，连我也听不懂她了……”吴懿哭得稀里哗啦，只好低下头，不讲了，过了好久才抬起头说，“这么多年，妈妈始终是我的泪点——妈妈刚去世的那几年，我从来不提起她，直到现在，我工作了，自立了，才敢提起她，可是，哪怕我是笑着说的，也会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……”

“做过手术之后，好多了吧？”

“嗯，”吴懿擤了擤鼻子，把纸巾团成了一团，说，“刚才你不是问过我最美好的时光吗？我觉得，我最美好的那段时光就是妈妈手术后陪我过的那两年……”

渐渐地，妈妈望着我笑的时候蜡黄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，整个人也活泛起来，话也多了。除了逼着我学习之外，妈妈在能走动的时候，带我去了好多地方。

妈妈不再需要东奔西跑地看病，苏州的那个医院会定期给她寄来排异的药物，她手头上也渐渐有了些零钱，坐公交车还是坐得起的。所以，她几乎陪着我去了武汉所有公交车能够去到的地方。春天的时候，妈妈会带我到植物园去看兰花，去武大看樱花，或者，去博物馆看编钟。平时，她见我学习乏了，就和我一起去江边，外婆家离江边很近。看一看江水，还有低低飞翔的江鸥，听着轮船的汽笛声，吹着江风，美妙极了。

“等妈妈有钱了，”妈妈指着一艘豪华游轮说，“我们一起坐船从武汉到重庆，看三峡……”

我那时真傻，以为这个梦想很快就能实现了，总缠着妈妈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坐大船。

这样的日子过得实在太快了，我总以为，明天还能这样，妈妈从此好起来了。其实，根本不是的。

有一天，我生病了，药吞不下去。“你看妈妈，过来啊，”妈妈笑着跟我讲，然后，摊开手掌心，手掌里有很多药，“妈妈每天都要吃，你才吃

一两次，而且，你的药多便宜啊……”

我数了数，妈妈每次都要服下二十多粒药丸，我才吃三粒药都那么痛苦。可是，她还总陪着我笑，陪着我到处走，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儿……

后来，妈妈服药的时候，开始挑挑拣拣，开始自己省下一些药丸，自己给自己减量……

“妈妈也怕吃药了吗？”

妈妈支吾了一声，把药全吞了下去，咳嗽了几声说：“妈妈怕把药吃完了，再也没有了……”

医生说，妈妈的身体状况是当初做手术的四个人中最好的——当时，那个医院一下子做了四台这样的手术——苏州的医生第三次回访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两个病人不在了……

我记得当时我在房间里写作业，妈妈还有外婆都在客厅里向医生哀求着什么……原来，医院必须按照当初的约定，在提供两年的排异药物之后，不再免费供药，而据外婆说，妈妈当初服用的排异药物全部是进口的，每天的药费都在一千元以上。

所以，在期限快要到时，妈妈就开始减药，她以为自己省着点吃，就会为将来节省下更多的时光……

“我省下些命来，留到将来，”妈妈每晚都要数自己攒下了多少药丸，像是数着她有限的时光，“这样，我就可以看着你长得更大些，我会稍微放心些……”

“你已经好了，渐渐地不需要这些药了！”我知道自己在说自己的梦想，因为减药后，哪怕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都能发现，妈妈身体状况明显不如她正常服药的时候好。

“真的？你也这么认为？”

我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妈妈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。我想，她是病人，她应该比别人更清楚减药之后的状况。只是，我们母女二人都愿意相信梦想，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“奇迹”这个词。

5

吴懿哭了。

她在对一个叫作“命运”的东西愤愤不平。

吴懿摇了摇头说：“我的妈妈生命力真是顽强，医院断药之后，她竟然

还活了两三年……”

吴懿抹了一下眼泪，说：“只是，她最后的时光，她痛苦，我也痛苦——她要么对我好到极点，恨不得把命也给我，要么又对我严厉到极点，有时她居然怪我长得太慢了，有时，我个子小没有其他同学高，她也打我……”

“我当时去采访你的时候，妈妈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”吴懿说，“那之后没多久，妈妈就走了。”

我们一起沉默了好久。

“总有人问我，恨不恨爸爸？”吴懿突然仰起头笑着说，“其实，我一点儿都不恨我爸爸。要说恨，有时我恨我妈妈，她为什么要带我来到这个世界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好、这样爱我，却又离开我……”

在妈妈去世一年多、我读六年级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放学后来接我，那人是我爸爸。

我一个人独来独往了这么多年，哪怕是下大雨忘记了带伞也不会有人来接我，忽然有人说放学了要来接我，而这个人几乎是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的爸爸……

放学了，我一眼就在人群中发现了那个人，尽管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他，但我仍然知道，那个男人就是我爸爸。

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他一路讲个不停，讲什么他有他的苦衷，说让我不要恨他。

其实，我对他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当然更不会有恨有爱，他和一个陌生人没有两样。

他住杨园，其实离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并不远。

三口之家，我知道了自己还有个头比我矮好大一截的妹妹。

吃完饭后，他给我写了一个电话，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给他打电话，然后，送我回去。

我觉得，他过得并不好。

那是唯一一次我和我的爸爸相见，之后再也没有见过。他没有给我打过电话，我也没有打给他。

“你说奇怪吧？”吴懿笑着说，“我连我叔叔的微信都有，逢年过节还会问候一声……”

“妈妈的离开，对你打击很大吧？”沉默了一会儿，我问道。

“当时还好，只知道一门心思地按照妈妈的交代，好好学习。”吴懿认真地说道，“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怎么说呢，就是有时身体受了伤，还伤得不轻，可是，当时并不觉得疼，很久过后，才痛彻心扉……”

“是。”我点了点头说，“1998年我奶奶去世，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，可是，到过年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我多拿了一双筷子，而奶奶经常坐着的那个位子空了，突然，眼泪一下子就哗哗地下来了……”

“对！”吴懿狠狠地点了点头，说，“就是那样的感觉，我最灰暗的时光就是我读初二的时候……”

初中我读的是武钢五中，那个学校有个班是全校最好的班级，班上有三十几个学生，基本上都能考上省重点，我也进了那个班。

初一一切都还正常，初二的时候，我忽然心灰意冷，不想上学了，也不想回家。

其他同学都去上学了，我一个人走到江边，坐在当初和妈妈一起坐过的地方，望着江水一坐就是一天。浑浑噩噩的，也不知道饿，也不觉得冷。

有时，我无比地思念妈妈；有时，我又恨我妈妈。

她总恨不得我一天长大，可是，我长大了，她却不在在了。

到了放学的时候，我就去找班上的那个同学，她至今仍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跟她一起走，然后，到她家借宿。

有时，她会到江边，给我送些吃的。

如果，她不送的话，我就饿着。

其实，更多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饿。

因为，我当时只是一门心思求死。

偶尔回到外婆家，我总是去找当初和妈妈一起盖过的被子，在被子里寻找妈妈那熟悉的气息，或者，蒙着被子整夜整夜地哭。

后来，我留下了一封遗书，然后，去到了江边。

可是，我始终没有勇气。

然后，我就被外婆找到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七十多岁的外婆开始跟着我一起上学一起放学。我六岁的时候，上下学都没有人接送，现在好了，读初二了，居然要一个老人接送。

我有快一年的时间没有上学，我当初的那个班级还是收留了我。现在想来，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对我都挺好的，只是我自己不好。

7

“记得，我当初采访你的时候，你总是笑着，那么乐观、那么阳光，没想到还有过那么灰暗的时候。”我说，“恐怕，不仅仅是因为思念妈妈吧？是不是因为青春期的孤独与叛逆？”

“不不不，”吴懿摆着手说，“我当初的情形和电影电视里的叛逆少女根本就是两码事，更不是社会上那些不良少年……”

“嗯。没有其他原因？”

“要说，也有，”吴懿犹豫了一会儿讲，“不过，如果我讲了，他非杀了我不可……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他是我哥哥……”吴懿笑着说，“其实，刚才说得有点夸张。现在，我们应该算和解了，毕竟都大了。可是，当初他真是我的噩梦。”

我哥其实蛮可怜的，他的命运几乎和我一样，出生十三天，妈妈离开了他，两岁时，父亲去世。可是，他和我却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。我不管什么时候对谁总是笑着，一脸阳光，可是他不一样，从小我就觉得，他是一朵乌云，如果他在我身边，我就觉得暗沉沉的，紧张而压抑。

他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了他。

只有我外婆觉得他可怜，时时处处都宠着他。

他大我十二岁，在我妈妈快要走的那段时光里，他不去找工作，很晚也不起床，我外婆常常把做好的饭菜送到他床边，可是，稍有唠叨，他就一下子把碗啊筷子啊打翻在地。

这都是次要的，最不可原谅的就是，他竟然打了我妈……

那天，大概是冬天天冷，我上学的时候起不来，我妈妈喊我的时候大概声音稍微大了些，吵了哥哥的睡眠。他居然暴怒起来，骂还不解恨，一

脚踹开了我们的房门，然后就劈头盖脸地打我妈妈……

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人打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妈妈为什么总是催我快点长大。当时，我想，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好了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

就这样，他像噩梦一样伴随着我和我妈妈，直到他参军服役，暂时离开了这个家。

可是，等到我读初二的时候，他复员了，又回来了。

看到他，我就想起他打我妈妈的情景，就再也不愿意回到这个家了……

妈妈有多爱我，我对他就有多恨。

那时，我就想，如果我长大了能够自己挣钱就好了。这样，我就有一个住的地方了，也不会挨饿了，再也不需要回到这个家了。

8

“直到去年过年，我才和他说话。”吴懿说，“之前过年，一屋子人，其他人我都打招呼，但不会理他。”

“他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的，前几年结婚了，有两套房子，还买了车。”

“那你外婆放心了。”

“是啊。我虽然有外婆、姨妈，可是我知道，在她们心里，我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哪怕第三、第四都难排到，也无所谓，我习惯了。”吴懿补充了一句，“在心里把我排在第一位的那个人，早不在了。”

“中考还行吧？”我想听吴懿接着讲她的经历。

“中考其实也考上了高中，但是，我想早点工作，所以，我报了光谷那边的一所中专，实习的时候我还得奖了呢。”吴懿笑着说，“其实，我挺聪明的，做事又肯动脑筋，人缘也不错。”

“嗯，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后来，外婆他们托关系找到了武钢，在那样的大国企里上班可真舒服，上下班都有班车，下午三点钟就可以去洗澡，四点钟就下班了……”吴懿说，“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和师傅聊天，也轻松快乐，可是，我总觉得就这样混一辈子，想想就可怕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就辞职了？”

“对！”吴懿说，“我一直想做餐饮业，但是，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于

是，我就应聘到现在的这家甜品店，先积累些经验再说。”

“现在，我在做管理了。”吴懿笑了笑说，“当初在徐东的那个店要大些，这是个新店，但是，生意也不错。”

“多好啊，慢慢来！”我提议说，“要不，我们去看看外婆吧？”

“虽然，我可以和外婆住在一起，但是我下班晚，总是要到晚上一点，她老人家还想着照顾我，就老发急……”吴懿在车上的时候跟我说，“我外婆现在挺好的，终于可以歇歇了。”

还是我十年前采访来过的老房子，我见到了吴懿的外婆，她当然不记得我了。不过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现在挺好的。

“这个小区快拆了。”告别外婆，我们路过社区里面的干休所时，吴懿说，“干休所里的人已经搬走了……”

“我当初采访过一个爷爷，他帮助过你。”

“是的，他帮我缴了好几年的学费。”吴懿说，“真是遗憾，我竟然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住——所以，这次你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很高兴。”

“能找到你，我也很开心。”

坐在铁楼梯上的女孩和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重叠了，中间隔着将近十年的光阴。

我用手机为她拍了几张照片，没有迎春花，连迎春花的花藤也看不见，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“很帅吧？”吴懿下楼梯的时候调皮地跟我说。

“也很漂亮。”

“可是，谁都不知道，我的一只眼睛看不见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这只，”她指着自己的左眼，我在她眼前晃了晃手指，她说，“能感觉到光，但是什么都看不见。”

“一直这样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没有看过医生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忽然心里非常难过，和吴懿回去的时候沉默不语，她察觉了。

“虽然看不清楚，但是，能感觉到光。”吴懿调皮地笑着，歪着脑袋说，“怎么说呢，就像我的梦想和希望，虽然不是很具体，但是，就在我眼前，那是我生命里的光……”